

憶念孫德操上將

王元輝

小霸王出川先殺敵

民國五年春，護國軍總司令蔡錕率滇黔軍北上討袁，當時駐防川南的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首先響應，且率隊奮力前驅，所以護國軍才能長驅直入，迅速地佔領四川。護國軍事結束後，蔡錕做了短時期的四川督軍，因病離去，他的參謀長羅佩金繼他爲四川督軍。羅佩金率滇軍入川之後，就地籌餉，無限制地擴充，想把所有的川軍全部消滅，造成獨霸的局面。民國六年春天，羅佩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襲擊川軍第四師，俘獲師長陳澤沛，很快地就把陳師全部繳械遣散。

第二步，他又想吃掉川軍第二師，他忘記了第二師在護國戰爭中曾有最重大的貢獻。四月十八日，羅佩金又派隊襲擊駐在成都城內北較場的川軍第二師師部，於是爆發了成都戰禍，而且引發四川的連年內戰。

劉存厚的川軍第二師是孫德操紮根的部隊。在護國戰爭中，他任排、連長，身先士卒。成都巷戰時，他任團附，指揮兩個營，與滇軍苦戰兼

旬，迭著戰功。劉師退出陝南，孫德操升任團長，此後他隨著這個部隊的改編或擴充而升旅長、師長、軍長。

民國六年的成都戰後，滇黔軍退出成都城。川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與滇軍妥協，襲取成都，做了四川督軍。但在成都附近的滇軍仍盤據如故。

民國九年，雲南督軍唐繼堯稱滇黔三省聯軍總司令，出巡重慶，熊克武往見，未受禮遇，熊乃轉而聯合川軍合力驅滇，歡迎劉存厚回川。這時候孫德操在劉存厚的田頌堯旅任團長，先驅直抵成都，與滇軍鏖戰於成都城外。其在戰場上追奔逐北的英勇神態，遍傳於成都街談巷議中，大家稱之爲「小霸王孫德操」。那時候，孫德操才二十八歲，在成都已是婦孺皆知的名人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日寇進犯盧溝橋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宣佈決心抗戰。孫德操那時任四十一軍軍長，正在重慶參加中央所召開之川康整軍會議，他首先請纓出川抗敵。當時，一般人盱衡時局，預測抗戰前途，對於四川地位備加矚目，孫德操首先表示出川抗敵之意願，

有如空谷足音，令人倍增鼓舞。

孫德操奉命率隊出川，升任二十二集團軍副總司令（總司令是原來川軍四十五軍軍長鄧錫侯），仍兼四十一軍軍長。原來的命令是先到西安換發武器完成裝備後才進入戰區，但因戰事吃緊，所以不待裝備完成即渡過黃河，投入北戰場的第二戰區，逕赴娘子關參加戰圍。十月底，又轉戰太原，單衣草履在冰天雪地中作戰，艱苦異常。十二月下旬，二十二集團軍奉命南移，投入南戰場的第五戰區。

集團一軍出四上將

民國二十七年二月，鄧總司令奉調川康綏靖主任，孫德操升任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，師長王銘章升任四十一軍軍長。此時，濟南早已失陷，敵軍乘勢南下直指徐州，而本戰區援兵尚未集結，徐州空虛。蔣中正委員長電令坐鎮臨城的孫總司令，轉飭在滕縣指揮拒敵之王銘章軍長，「固守滕城三日遲滯敵軍，以待後方隴海路轉運兵力鞏固徐州」。三月十四日，敵軍進攻滕城，王軍長遵令死守。敵軍數度攻入城內，均被擊退。王

軍長親自督率官兵血戰三晝夜，身負三傷，高呼「中華民國萬歲」而陣亡殉職。城破後，城中殘留官兵戰至最後，以手榴彈相互自戕，無一人被俘或投降。四十一軍官兵，連同在滕城外作戰之四十五軍，傷亡在萬人以上。但是，滕城三晝夜之固守業已達到遲滯敵軍目的，所以，湯恩伯和孫連仲兩個集團軍才能適時運到徐州，從容部署，造成震驚世界的「臺兒莊大捷」。

後來，政府明令追贈王銘章為陸軍上將。不久以前，孫德操在一次閒談中說：「我們二十二集團軍出了三位上將，一位是原來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後來調任川康綏靖主任的鄧錫侯，一位是因守滕城殉職的王銘章，另一位是三十二年五月在洛陽以西奮戰，阻敵西犯潼關而陣亡的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，他原來是二十二集團軍的四十七軍軍長。」其實，二十二集團軍出了四位上將，而不是三位，還有一位孫上將呢。

民國二十九年四月，委員長蔣公介石遊灌縣青城山，孫德操隨行，歸途中，在建福宮小憩，我在那裡第一次見到久仰大名的「小霸王」孫德操先生。那時期，他正馳騁於長江大河之間，已成爲戰績輝煌的抗日名將。相見之下，我感到他平易近人，對人誠懇而親切。爾後，孫德操多在前方，所以我很難有機會請教於他。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，孫德操從綿陽到成都，恰巧我也從綿陽到成都，又恰巧在路上同在一處下車休息，我又見到他。那時候，局勢已十分危殆，提起那些準備投靠共軍的川中將領，他痛恨異常，忠憤之情溢於言表。

話當年恨神州未復

來臺後，我有機會經常請教於孫先生了。有一段時間，我曾經每天到長春路他家去請他講述四川內戰始末。一連十幾天，每天早上都要去叨擾他一個多小時，他不憚煩勞地細細傾談，如數家珍，使我獲益不淺。孫先生生活謹嚴，慎飲食，不沾烟酒。運動有恒，早晚走三千步，無間晴雨寒暑。九十幾歲，望之如六十許人。有好些比他小七八歲乃至二十歲的人都很喜歡陪他遊玩，他們把他比成「望山」（走山路望見遠遠的高樹），見到他精神奕奕的神態，受到莫大的啓示和鼓舞。

孔子說君子有三戒：「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孫先生老而血氣未衰；他從來不以得失繫懷，無所用其戒也。

孫先生從來不做生日，且常避壽，理由是「父母早喪，終身不敢言壽」。但是，他不反對別人做生日，而且經常很認真地參加別人的壽慶。

民國七十四年農曆正月初七是他九十四歲的誕辰，我們兩夫妻到他家去串門子，明知他不在家，不過想和他家人談談而已。事出意料之外，居然在他家門前遇見他和他的女兒芳吉剛從外面回來，尚未進門，這是不容易有的巧遇。我們本想談談就回家，他却堅留我們非吃晚餐不可。席間，他一再告訴他女兒，說今年一定要在他家設宴，好好地過一個生日。

七十四年入春以來，孫先生即感到體力銳減，難於久立久坐，看過若干次醫生，都說沒病。後來住進三軍總醫院作全身檢查，他對醫生說：「我是科班出身的軍人，打過無數次仗，沒有帶過傷。活到九十幾歲，也就够了。死亡我是不怕的。」他在醫院住了很久，醫生找不出病來，最後只是說腎臟功能衰竭而已。

延到九月九日午後七時，孫先生竟棄吾人而長逝！孫先生一生勤業輝煌，德高望重，以九四高齡而福壽全歸，應該是了無遺憾。其惟一之遺憾，惜未能親見國土重光耳。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七

彩虹夢

吳崇蘭 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、我和他。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。定價台幣一百二十元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